

对话

写作就是发现、再现和实现世间美好的方式

王忆 石一枫



以旁观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视角进入文学

王忆：王忆你好，很高兴有这么一次对话，能围绕你这些年来的文学创作聊一聊，分享你的写作心得。你的身体情况和生活状态比较特殊，写作的题材却很宽广。你是如何了解外界生活并获得文学方面的感触的，是通过独特的观察视角还是想象？

王忆：一枫老师好，我也非常高兴能跟您有这样的对话。关于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，的确，在我这么多年的创作过程中，有不少人都会这样问。在很多人看来，我的身体是被疾病禁锢的，很多时候大家看到的也是我坐在轮椅上，需要他人帮助才能走出去。所以有人就会很好奇，“你这样的一种情况”，怎么会了解外界，并且能够在文学作品中写出那么多与众不同的生活和感触？

其实，从我主观意识出发，首先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和任何人有所不同的。我始终觉得，我看到的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与所有人一样的世界，我并不认为有些地方我无法抵达、无法近距离地接触，我就可以忽视它的存在，这些事情就是与我无关的。相反，我对很多新鲜事物一直都有好奇探索的心。我也会通过一些方便的方式去了解它们，比如从前的收音机、电视、报纸，到后来的网络媒体，再到当下的各种短视频、直播等，用各种方式去接触、观察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。当然，最直接的还是亲眼看见身边发生的事件。以上说的是我对个人体会日常事物的感受。

其次是有文学创作。我始终觉得文学创作跟本身状况没有太大关系，虽然我也写过如《冬日焰火》《夏日秋千》这样类似自传体的作品，但即便是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，我也更多地是站在写作者的角度去呈现，并不完全认为里面的主人公就是我本人。所以我大部分的小说作品，都不是写有关我真实情况的细节。可能也是因为我不太喜欢“局限”这样的说法，我觉得写作让我最享受的还是自由。就是说，当我作为一名写作者出现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不是一个平常只能坐在轮椅上的人，我可以是站在任何事件之内或

在当代青年作家群体中，王忆以其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温和明亮的文学气质，成为一道不容忽视的风景。自幼与轮椅相伴，并未限制她精神世界的辽阔，反而让她在文字中获得了更为自由的行走。她的小说创作不刻意渲染苦难，不追求激烈的叙事冲突，而是以细腻、澄澈、克制的笔触，聚焦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与内心成长，在日常叙事中书写生命的韧性与人性的温度。王忆的小说，既是个人生命体验的诗意外化，也是当代青年精神境遇与心灵救赎的温柔写照。在短篇小说集《乘风或岛屿》中，她进一步突破写作边界，在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中讨论人类共同的伤痛，形成了“在创伤中重建自我”的鲜明特质。

《乘风或岛屿》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发掘家庭生活细节，触及代际关系、情感隔膜等现实议题。《渡》通过奶奶去世十周年的一场法事讨论亲情、家庭与存在，久未见面的亲人以纪念之名相聚，言语间却充斥着客套、攀比与利益盘算。当亲人关系沦为利益交换，这场形式主义的法事便充满荒诞感。作者将法事与闲聊、日常起居并置，揭示出庸常日常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生命课题。

《白驹在飞》《梅雨季》同样以葬礼起笔，用雨营造潮湿阴郁的氛围，书写情感的短暂与人生的无常。《归巢》以“快递柜”的意象连接死亡与亲情，将其设计为寄存骨灰盒的当代“巢穴”。表姐将母亲的骨灰放在快递柜，每隔7天接回家中，以此留住亲人的灵魂。这一看似荒诞的情节，赋予快递柜超越实用功能的情感意义：它既是快节奏现代生活的符号，也可以成为慢情感、深思念的载体。“家”的形态不断变迁，但只要亲情仍在，

王忆，1989年生于江苏盐城，作品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当代》《花城》《钟山》等刊物发表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夏日秋千》《冬日焰火》，短篇小说集《浮生绮梦是清欢》《乘风或岛屿》，诗集《在静寂里逆生长》《王忆诗选》等。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，获第三届中国青年诗人奖、第八届“上海好童书”奖等。

之外的一个观察者、亲历者、参与者，最终成为一个落在纸上的讲述者。因此，用文字把现场场景转化成一种文学表达，我认为除了耐心观察、体悟现实，更重要的是以旁观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视角进入文学。它不是照搬所见所闻，而是通过多维度去思考和虚构，最终要超越现实生活的观察感受。

王忆：你的小说以短篇为主，有些是比较完整的故事，有一些则是生活中的一个切片。为什么偏爱这种文体呢？

王忆：我最近常说，短篇小说就像这些年我唯一能够坚持下来的短跑项目。首先它的篇幅在我的创作精力和能力范围内，通常我每个月会用10天时间写完一个短篇小说，也就是每个月只花10天在写作上，剩余20天我就去做别的事情，比如阅读、看电影、追剧，还会出门看看别的一些事情发生。也正因为这些事情是极为琐碎的，甚至只是芝麻粒，一闪而过的切片都很有可能成为我今后不经意间创作灵感。

另外，短篇小说在正常情况下，只能叙述一到两个人物的线索和故事。它像一部电影的时长，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去叙述、打造有效的内容。我可以不用把一个故事讲完，但我必须在这么短的篇幅里将人物需要表达的，以及整篇作品需要体现的价值完整呈现给读者。

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，短篇小说是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文体，有点像童年读的睡前故事。一个篇目读完，又会是新的一天开始。

王忆：你对事物、对生活的观察总有一些独特的视角，比如在一篇小说中，对时间的感受具象化成了白发与烟盒里的烟，让人很受触动。类似的感受是自然产生的，还是为了追求文学效果而独具匠心的描述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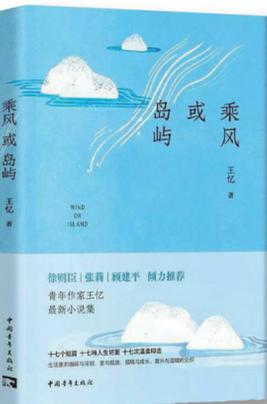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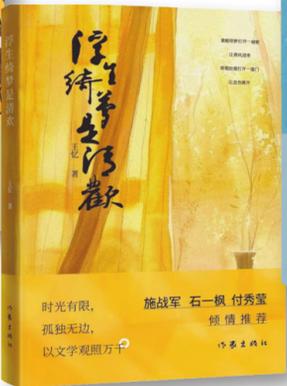
王忆：这些感受大部分都是自然产生的。我不太会刻意寻求某种具体的感觉，或者有意识地寻找当前必须写的主题或素材，我也不会特别有心地在描写中加入很多技巧，从而达到某种文学效果。就我目前的创作水准而言，我想可能我还达不到“制造效果”的境界。

根据我个人的写作经验，我始终觉得，如果恰巧在某种内容上写出了一笔较好的文学感受，或是恰好碰上一种跟我当下写作状态相吻合的



《夏日秋千》，王忆著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，2023年8月

《浮生绮梦是清欢》，王忆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4年3月



《乘风或岛屿》，王忆著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，2026年1月

主题和片段，那大概率是自然发生的。譬如好的语言、好的细节，包括非常偶然碰到的闲笔……百分之八九十一定是偶然得到。因为你并没有去刻意为了营造而营造，所以必然会从心底自然而然流淌到你的笔下。

我经常会在写作过程中发现，很多作品最初只是一个非常不小心的闪念，假如当时不及时将它记录下来，作为一个“无端的开头”，那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再生出同样的灵感。也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偶然性的开头，我才有可能往下写出之前想不到的内容。很多精彩的过程，往往都是在创作中发生，而不是事先谋篇布局就能呈现的。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让更长远细节自然发生，这是我一直追求的。

不断搜索和勘探角落落的可能性

王忆：你的很多作品都关注现实题材，写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。在如今变化极快的时代，你是如何捕捉那些看似微小却蕴含着时代印记的故事的？

王忆：现实题材是我比较好掌握、好收集的一类写作素材。也有同行建议我尝试写一写科幻文学，但从内心判断，创作现实题材相对而言是一个感受更扎实、更踏实的选择。现实题材可以激发我随时随地去捕捉、搜索和寻找，很适合我，我也具备相应的创作能力。前面说到，我可以通过在真实生活中接触到的人、事、物来获取我想要的素材，也可以通过网络等新兴媒介发掘可以创作的文学题材。所以我感到非常幸运，生在了一个不会让人闭塞的社会。

再一个，我所捕捉和使用的现实素材，一定是我眼见为实、耳听为真的东西。哪怕我看到的、听到的只是很微妙的小侧面，那也可能是有这么一个“引子”出现的。接着肯定就是考验写作者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，包括逻辑推理能力。你需要把一件极为微妙平凡的事件，通过文学的逻辑、语言、情节、人物，让它在你的思维里彻底拆解、重新组装，构建成只有你能写出的作品。

王忆：从你的部分作品中不难看出，这些年你的创作内容和方向也在不断更新，从生命个体走向了视野更为广阔的社会观察。这种转变

具体是怎样实现的？

王忆：最早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，就有前辈说过，很多作家最开始都是从自身的人生经验写起。在当时听来，这可以当作是对年轻作家的鼓励和期待，然而在经历了那段以自我经验进行叙述的过程之后，就会发现，那样的写作能力和能表达的内容其实是有很大的局限的，无法满足一个真正热爱文学的人。

所以，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种“自我叙述”当成是写作的长久之计，也不指望自己会写出史铁生先生《我与地坛》这样的成名之作。我认为的文学创作，一定是在我实际生活之外的。虽然我并不是排斥以个体经验进行创作，但我把它当成一种独立且健康的生活方式。我看到的、听到的、留心的日常片段和细节，才是我要去书写的。可能在作品中仍然会有“我”的存在，只是如今再看到的“我”，一定不是完全真实存在的“我”。当然写别人，写自我以外的事儿，也需要把它们当成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来叙述。所谓贴着人物写，无非就是借用作者的眼光来补齐人物想说说不出的话。另一种说法就是，写作者要铁了心相信你虚构出来的人物和情节，但凡是你写得出的，那就一定是存在的。文学呈现的，始终都应该是每一个人读了，都能产生共鸣的“我”。

王忆：《乘风或岛屿》中的故事都不长，但各有味道，也有相对统一的艺术追求，从细节捕捉生活的微妙。在这样小而美的写法中，你是怎样扩展小说丰富性的？

王忆：其实我这些年的创作题材和写法基本没有太大转变，还是比较喜欢捕捉一些非常细小、看起来不那么起眼的题材。我不是一个会主动靠近宏大叙事的写作者，越是细微、渺小的人物和事件，就越适合我的表达。在我的理解里，可能越是细小的、不显眼的素材，反而可以写出更贴近人物的细节，从细微之中见深刻。

我在这本小说集里写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形象，以及他们独有的个性和处境。像《渡》里做法事的僧人，主人公在为逝去的老人举行超度法事时会发现，如今寺庙里的僧人把替人办法事变成了一种职业，他们接到一单一单的业务，像是在做一项又一项的工作。等每一次法事结束后，他们也会定时定点骑着电动车下班，

在日常中书写生命的韧性与人性的温度

——论王忆小说的创作特质

栗

“归巢”便永远有方向。王忆以温柔而达观的态度，通过对离别、失落的一次次书写，缀连碎片化的记忆与情感，重建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，重新确立自我的精神边界。

如果说王忆对死亡的书写是以决绝的方式开启自我反思，那么她对疾病与困境的书写则更为柔和克制，为人与读者留下缓冲与疗愈的空间。王忆长期关注基层群体，在她笔下，保洁员、外卖员、保安等不再是城市运转的功能性符号，而是拥有真实情感、尊严与渴望的个体。她回避贫困、病痛与生存压力带来的挣扎，更着力呈现个体如何在局中坚韧反抗，重新回归生活。

《向南！向南！》书写城市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取暖。保安老刘独自抚养残疾孩子，与钟点工储倩在人生缝隙中彼此慰藉，最终选择相伴同行。《肉与牌》中，姐姐确诊癌症后，漫长的就医流程与生活压力让盛欢乐濒临崩溃，她痛恨无休止的被动等待，却仍要整理心情继续生活。小说道出了普通人最真实的生存体验：既然“拿着号码牌挤进了这个世界”，便只能一次次拥抱这火热滚烫的生活。《盐与白兔》则写一对多年不和的姐妹，在白兔病与配型的考验前放下隔阂，在病痛前完成亲情的和解。

苏珊·桑塔格认为，疾病的不幸能够擦亮人的眼睛，使人看清一生中的自欺与困境。王忆正是从这一立场展开书写，她将疾病与孤独转化为日常的一部分，使之成为认识自我、理解他人的契机。她的创伤叙事不悬浮、不煽情，而是沉入生活，让人物在困境中思考生命本质，在共情与陪伴中重新热爱生活。

将地方作为情感载体与精神空间，是王忆小说的重要结构特征。尽管身体行动受限，她的写作却并未囿于一室之内，而是深入城市肌理，以地标、方言、饮食等细节构建出充满温度的文学地理。南京是王忆写作中重要的精神地标，《向南！向南！》《樱花巴拿芬》《广州路173号》等作品中，鸡鸣寺的钟声、鼓楼的落叶、南京大排档、先锋书店等地标与场景反复出现，南京的城市气质已深深融入她的文学世界。她的家乡盐城与苏北地区同样是重要的叙事空间，《珠溪》以古镇改造为线索，在拆迁与回忆的交织中书写家族记忆与故土情感。

王忆的写作又不局限于故土，始终怀揣乘风远行的渴望。《乘风或岛屿》中，主人公前往北京追寻文学与音乐梦想，作家、外卖员、文艺青年共同组成“密密麻麻”的城市人间。北京的天空与

地面形成强烈张力，既有都市的拥挤与压力，也托举起普通人“乘风飞翔”的愿望。地方在她的小说中不只是背景，而是人物情感的容器、精神成长的场域。

史铁生曾在写作中完成与自我和命运的和解，王忆也在进行相似的探索。对她而言，写作不仅是叙事与表达，更是梳理创伤、接纳自我、实现精神突围的方式。她始终拒绝消费苦难、拒绝悲情叙事，文字极少刻意强调身体局限，更不以此博取同情。她将生命困境转化为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，把身体的束缚转化为精神的自由。在她的小说里，读者看到的不是抱怨与自怜，而是对生活的热爱，对人间温情的珍视，对未来的坚定向往。这种不卑不亢、向阳而生的态度启示我们，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人都可以在精神上站立、行走、飞翔。

王忆的小说以日常为底色，以心灵为中心。她避开宏大社会议题与激烈戏剧冲突，专注于个体的情感体验、内心独白与精神成长。故事多发生在寻常场景：一次相遇、一段陪伴、一场告别、一段自我和解的旅程。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，却在平淡中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。这是她清醒自觉的文学选择——最真实的生命状态，藏在最朴

回家吃饭。再比如《白驹在飞》《归途旅行团》《向南！向南！》，写的是饭馆服务员、小区保安、家政保姆以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，表现他们在当下现实社会的处境或生存方式。

在发掘这些题材的过程中，我像是站在一个不易让人发现的角落，窥探着这个世界上的人。他们究竟在做什么？在不同困境下，他们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？也许在除了阅读经典之外，写作者还需要始终带着一颗探索的心，通过内心的显微镜去不断搜索和勘探角落落的可能性，才能有机遇虚构出比现实更加直白真实的人性。

在平淡无奇中创造差异性

王忆：你认为当代女性写作需要承担怎样的文学及社会责任？或者也可以介绍你作品当中的几位女性。

王忆：虽然我在创作时没有刻意强调自己女性作家的身份，但不得不承认，的确有很多女性角色会不知不觉从心底生出，她们会以不同的身份、言语和心境来到我面前。

比如，我曾经写过一个年迈的母亲，她照顾着自己有身体障碍的儿子，不让别人送他进养老院。但她的行为、动作、言语，她那种饱满的状态，会让人忽略她的年迈。正因为她为了庇护孩子而忘却了年龄和日常生活的艰难，这个区别于其他母亲的形象才得以立住。再比如，我有一篇小说写两个女性患上同一种疾病，按理来说需要切除女性身体的某种器官，但她们因为面临的困境不同，选择也不相同，最终要承担的人生结果也截然不同。身体上的疤痕，就像漫长生命中一条攀爬在尊严及人性上的蜈蚣，她们不知道这条蜈蚣今后会给家庭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，也无法确定因为这这场非治不可的疾病，自己会转变到何种难以想象的境地。

在《乘风或岛屿》里，有一篇小说我自己很有感触，题目叫《归巢》。《归巢》也算是一个偶然得到的小小说。记得是在很久之前，我在网上刷到一个帖子，说的是如何在亲人或朋友离开人世后，能继续把他们留在自己很远的地方，以至于将来看望的时候，不必大费周折。下面的评论五花八门，网友们的想法有时比作家还要匪夷所思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出门去取快递，到了丰巢快递柜那儿，脑袋里忽然闪过曾经看过的某个段子，恍然觉得这个可以变成文学作品的桥段。《归巢》里“我”和表姐一直就要不要去墓地看姑妈而争论纠缠，另一边，“我”的同事舟舟每天都在等待快遞收快递，好像缺了快递就不能活。后来“我发现舟舟等快递是为了等老家母亲的消息，而表姐之所以一再推辞，不愿意去墓地看“我”的姑妈，是因为她把母亲的骨灰寄存存在小区快递柜里，每隔7天就带回家。

每次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的时候，我都会从内心感受到，女性在人生和社会中，其实早已经承担了超越性别的担当和责任。女性作者书写女性，也是一份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。我不是必须塑造女性，而是要让她们在文学和现实中自我表达。

王忆：作为青年作家，你更希望自己未来的写作在哪些方面取得进步？

王忆：我最希望的还是不断拓展，不断更新写作题材，体悟作品深层次的价值意义，不去重复曾经写过的内容。写小说就像过日子，它是每个专业创作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但我不希望把每天的日子都过成同样一种模式，一定不能是今天重复昨天，今年重复过去年。即便每天的生活秩序不能改变，也要在平淡无奇中创造一点差异性。写作本身就是发现、再现和实现世间美好的方式。

（石一枫系北京作协副主席）

素的日常里。在叙事上，她偏爱女性视角与第一人称书写，叙述语调温和明亮，即便书写失落与困境，也始终保持向上姿态，不灰暗、不消极、不怨怼，以温柔对抗坚硬，以善理解世界，以澄澈净化情绪；在主题上，爱、成长与生命韧性贯穿始终，她将孤独视为认识自我的必经之路，将爱理解为细水长流的理解与守护，将成长看作接纳不完美的过程，笔下的女性温柔而独立、敏感而坚韧，寄托着对独立人格与精神自由的追求；在语言上，追求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，文字简洁干净，不炫技、不堆砌，这种朴素真诚、以情动人的写作格外珍贵。

从更严苛的文学标准看，王忆的小说在题材广度、人性挖掘深度、思想批判锐度与长篇结构张力上仍有提升空间。但文学本就多元，有人负责叩问与批判，有人负责照亮与温暖。王忆选择做带来光与暖的书写者，她的小说是困境中开出的花，平凡日常里的光，她用安静而坚定的写作证明，生命或许有局限，但精神可以无限辽阔。愿她继续保持这份真诚与明亮，在文字中自由行走、向光而行，留下更多温柔而珍贵的篇章。

（作者系青年评论家）

